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習吳會」為開啟兩岸政治對話營造良好氛圍

姚志勝 全國僑聯常委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姚志勝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日前在北京會見了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率領的國民黨大陸訪問團一行。此次「習吳會」，是大陸新領導班子全面接班後首次國共高層對話。吳伯雄出發前獲得身兼國民黨主席的台灣領導人馬英九的充分授權，台灣對「習吳會」寄予厚望，認為是開啟兩岸政治對話的準備。「習吳會」再次強調以「一中」框架來定位兩岸關係，強調從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出發，從「兩岸一家」的角度，同心協力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輿論高度評價會談成果，認為鞏固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為兩岸政治對話營造良好氛圍，甚至有望在促成兩岸最高領導人會晤的「習馬會」方面取得突破。

一、「習吳會」是國共制度性高層對話

中共十八大及大陸兩會以後，台灣及外界十分關注大陸在對台政策上的新變化。這次「習吳會」是習近平全面接任領導職位後首次進行的國共高層會晤。尤其受到外界關注的是，吳伯雄此次訪台身兼國民黨主席的台灣領導人馬英九親自核准，代表團行前得到馬英九正式接見，足見國民黨方面和台灣當局對此次訪台的高度重視，寓意吳伯雄此次大陸之行肩負重任，與中共高層領導人就兩黨互動與兩岸關係發展進行面對面交流。「習吳會」是國共黨對黨的正式制度性高層對話，意義非同尋常。台灣《聯合報》文章指出，「習吳會」獲馬英九高度參與，充分授權，某種程度也是對大陸釋出正面訊息，顯示國共平台是有意義的，相關對話也有實質效力。

二、鞏固兩岸和平發展基礎 增進兩黨政治互信

多年來，在「先經濟，後政治」的策略下，兩岸實現三通，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協議（EFTA）、推出大陸遊客訪台自由行，已將兩岸經濟合作推向高峰，再想往前就不可避免地要觸及敏感政治議題。只有進一步增強政治互信，才可能進一步解決當前兩岸關係所面臨的系列難題。馬英九也有必要在第二任期內，進一步深化兩岸政治關係，以顯示國民黨在保障台灣地區安全與穩定方面的特殊作用。因此，兩岸應該以高度政治智慧和魄力，聚集和擴大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共識，盡早展開兩岸政治對話協商，商談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才能有效防止和避免兩岸關係波折甚至倒退，穩步推進兩岸關係全面發展。

時俱進的調整與安排。」美國《僑報》也表示，「習吳會」可以為增進兩岸互信鋪路。互信的建立，比達成某項具體協議，對兩岸關係會更有實質性的推動。

三、為實現「習馬會」積極創造條件

此次習吳會，馬英九正式授權吳伯雄赴大陸進行雙邊對話，外界因而進一步解讀：極有可能為「習馬會」進行提前的準備。吳伯雄在習吳會後也表示，「習馬會」要看兩岸關係發展，只要若干條件成熟，「我個人覺得，也不能完全排除可能性。」馬英九本人接受採訪被問及同樣問題時，也有意不把話說死，表示若要與中共最高領導人見面，「可能還要創造一些條件才行」。「習馬會」將是推動兩岸關係更上一層樓的絕佳機會。兩岸兩黨應本着對歷史、對人民負責的態度，以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為重，積極為「習馬會」創造有利條件。

香港既是有別於兩岸的特區，又是中國的地方。在香港，達成了兩岸和解基礎的「九二共識」，是未來兩岸領導人會晤或簽署和平協議的最合適地點。香港各界應該為「習馬會」做好各方面準備，發揮在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的獨特作用。

深圳也關注跨境學童問題

宋小莊 法學博士

解惑篇

日前深圳大學傳播學院新聞系有一位同學，為了做一個跨境兒童的報道，提出若干問題，請求解答。筆者覺得內地大學生關注深港兩地存在的社會現實問題，嘗試作出報道分析，比香港有些大學生參與不切實際、不着邊際的政治活動，更有意義。問題也比較深刻，故借文匯報的專欄，試作回答如下：

問1：「雙非政策」與「跨境學童」之間有什麼聯繫？

答：跨境學童是指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資格的兒童，因為在內地定居（不是香港居民）的父母的安排下在香港新界小學就讀的學童。深港兩地僅有一河之隔，使這種困難的做法成為可能。

從香港基本法第24條第2款第（1）項的立法原意來看，在香港出生的中國籍子女的父母任何一方必須在香港定居，該子女才能取得永久性居民資格。但2001年7月香港終審庭對「莊豐源案」卻作出錯誤的司法解讀，不承認1999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在釋法中闡明的立法原意，以為即使父母雙方都不在香港定居（雙非），其在香港出生的子女也享有永久性居民資格。而特區政府認為，「雙非」子女可以解決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就執行了有關的司法解釋，而不執行正確的立法解釋。因此，「雙非」問題是「因」，「跨境學童」是「果」。

問2：跨境求學的趨勢會愈演愈烈嗎？港府是否會以法律形式限制跨境求學？

答：「雙非」在香港出生的子女享有永久性居民資格始於2001年「莊豐源案」，但當時內地和香港交往的人數還不算多。到2003年後隨着「自由行」的開通，內地人士知道這種情況者漸多。由於香港對內地移民有較為苛刻的條件，而終審庭錯誤的司法解讀卻為內地孕婦來港分娩開了一道方便之門，所以這種情況就越來越多，到梁振英政府宣布自2013年1月1日實行內地孕婦來港分娩「零配額」政策，該趨勢有可能遏止。

但如以7歲上小學計算，目前並非「跨境學童」的高峰期。從今年起到2019年止，「跨境學童」每年將從增加數千人逐步增加到一兩萬人。到2020年後才會突然急劇減少，甚至消失。如果說新界北區的小學現在已不能滿足需求，到2019年整個新界的小學將不能滿足需求，除非「跨境學童」的父母改變讓小孩到香港讀小學的計劃。但到2020年及以後，新界的小學又會出現過剩。對此，港府是否將作出限制，請向教育局查詢。

問3：因電腦抽籤派位，香港本地學童面臨跨區就讀情況，是否讓香港居民感覺內地人士侵犯了自己的利益？

答：不但本地學童將跨區就讀，「跨境學童」也將跨區就讀。由於預見到2020年以後小學的過剩問題，估計政府不會在北區興建小學以滿足跨區就讀的短、中期的需求。由於本地學童的家長有安排子女在本區小學就讀的合理期望，也自然會遷怒於「雙非」兒童的父母。一旦跨區較遠，一旦出現交通意外，一旦有唯恐天下不亂的香港媒體的渲染，就會成為社會問題，成為政治問題。

問4：「跨境學童」能否融入香港的教育和社會環境？會受到本地家長和同學的排斥嗎？

答：中華民族有優秀的適應性基因，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我不覺得「跨境學童」融入香港會有太大的問題。但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會感受到他們原來沒有設想到的排斥環境，而這種具有排斥性的環境也許是他們努力學習的推動力。

問5：影響「跨境學童」融入香港的環境因素有哪些？會說粵語是否是融入社會的一個重要因素？

答：如果有這樣的環境因素的話，則是「跨境學童」早出晚歸的安排，早上，他們接觸的只是香港的學校環境，回家後接觸的是深圳的社會環境。與內地其他有方言的城市相比較，香港是很特殊的實行「兩文三語」的地區，會說粵語應當是融入當地的重要因素。

問6：「跨境學童」的學習成績是否比本地孩子優異？

答：這是留待內地和香港的心理學家和教育學家研究的課題，但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例如：跨境學童的父母似乎比本地孩子的父母更重視對子女的教育；跨境學童的父母的經濟能力也可能比本地孩子的父母平均為高；「跨境學童」本身的經歷就是一個奇觀，可能會早些促使該學童思考與眾不同的問題。

問7：「跨境」求學會激化深港矛盾嗎？難度是否會增大？

答：照常理推斷，跨境求學本來不會激化深港矛盾。但香港是一個不能按常理思維的地方，只要有人借題發揮，特區政府應對不當，跨境求學就可能成為激化深港矛盾的導火索。只要跨境求學成為這樣的導火索，跨境求學的難度就會增大。

問8：您如何看待跨境求學這個事情？

答：長遠來看，隨着中國夢的逐步實現，隨着國家軟實力和硬實力的提高，隨着內地教育體制的健全發展，隨着中華文化的復興，在小學階段就要跨境求學的奇怪現象是不可能持久的，是會消失的。中、短期看，「雙非」問題的根本是解決香港基本法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的矛盾。對於「跨境學童」問題，要由深港兩地政府協商尋找互利共贏的解決辦法。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偷窺」讓華盛頓成為「千夫指」

西方走廊

來自不同政黨和背景的大批香港市民，近日到美國駐港領事館示威，抗議美國政府入侵香港網絡「偷窺」港人信息，要求華盛頓停止有關行為並澄清事件。美國國安局原先要求美國九家互聯網公司提供相關用戶的電話、電郵信息，到後來乾脆「覬覦鳩佔」將「接口」直接和互聯網公司相連，目的是可以隨時獲取客戶信息。白宮長期來每隔不久就會宣稱受到中國黑客攻擊，如今卻被證明是「賊喊捉賊」。面對這種尷尬難堪的局面，白宮官員進行了強詞奪理的辯解。國安局局長亞歷山大稱，「秘密監視在反恐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協助挫敗了數十起恐怖事件」。個別美國議員甚至拋出自己臆測的「陰謀論」，稱斯諾登選擇在香港「叛國」，「很大的可能」是受到「他國指使」。

從白宮官員的「強行辯解」和行動可以看到，華盛頓使用的完全是「拳頭理」，或者說是「舌頭理」。美國政府近年來一直對包括香港中文大學和中國內地的網絡實施攻擊和入侵，涉及目標在全球範圍超過6萬個，受害者的民眾遍佈全世界。華盛頓的行動和「舌頭理」已經激起全世界的不滿和譴責，變成「千夫指」。《華盛頓郵報》發表評論說：「偷窺」醜聞讓人感到美國不真誠，大大削弱外交和安全實力，最終將嚴重危害美國國家利益和安全，因為事件已經讓各國小心考慮「是否應該繼續與美國在一起」。

「偷窺」受到全球強烈譴責

白宮已預料到「偷窺」事件帶來的巨大殺傷力，正積極準備相關材料起訴洩密者斯諾登。《福布斯》則發文認為，美國是世界超級強國，有能力進攻別人和保護自己，不應該通過「偷窺」私人生活的方式獲取情報。「偷窺」已經讓奧巴馬再次陷入信任危機，並引發公眾對隱私權的憂慮。奧巴馬向公眾「澄清」時說，「監視」旨在「保護」公民安全，是合法而有效的。以為「為了保衛人民」是靈丹妙藥，可以堵塞別人的想法既不道德也不現實。美國民權同盟等社團組織，已經向法院提交了訴訟案，控告政府違憲，並要求司法部門制止政府的監控行為。

美國資深檢察官克萊曼等亦已經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白宮就秘密監控給公眾造成的損害賠償230億美元。德國《明鏡》周刊指出，谷歌等互聯網公司實際上已經成為美國國家安全局的「打手」。《世界報》則諷刺說，美國一直把自己描繪成網絡攻擊的受害者，實際上卻是網絡攻擊的發動者。歐盟主管司法事務的官員瑞丁致函美國司法部，稱美國已取得歐洲國家公民的大量個人信息，要求美方對此作出說明。德國、意大利等歐洲國家要求奧巴馬作出解釋，否則歐洲將重新評估是否應該繼續遵守歐美之間關於數據共享的協議。

歐將重新評估相關協議

作為互聯網的發源地，美國控制着大部分域名根服務器，擁有最強跨國公司，網絡優勢超越全球。據斯諾登披露，美國安全部門已經搭建了一套系統，能在全球範圍內截獲任何通信數據；憑借這樣的系統，國安局可以查看全球任何一個人的電子郵件或通訊信息。美國國安局攻擊像大型互聯網路由器等網絡中樞，這樣可以接觸數十萬台電腦的通信數據，而不用入侵每一台電腦。據美國《外交政策》披露，國安局有一個部門叫「定制入口行動辦公室」(TAO)，專門從事秘密侵入外國目標電腦和通訊系統，獲取和複製信息。

所有媒體披露的「偷窺」醜聞已經得到美國政府證實，情報人員確實通過「後門」進入包括威瑞森、微軟、雅虎、谷歌、Facebook、PalTalk、美國在線、Skype、YouTube、蘋果等9家科技公司服務器。相關網絡公司為了撇清責任，紛紛公開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提供給美國國家安全局的信息數量。但按照奧巴馬的說法，美國「不能在擁有100%安全情況下，同時擁有100%隱私和100%便利」，暗示華盛頓會繼續為「偷窺」行動開綠燈。這充分顯示美國是沒有誠信的偽君子。



大批香港市民到美國駐港領事館示威，抗議美國入侵香港網絡，侵犯港人私隱。

彭智文 教育工作者

勿讓「佔中」思想在校園擴散

香港大學學者戴耀廷力倡的「佔領中環」，在本質上，從理念到行動都是自相矛盾的。另一方面，令人堪憂的莫過於把議題帶進校園，或會鼓動學生參與。

首先，「佔領中環」的「佔領」概念，主事者明目張膽高舉違法的旗幟，不屬於你的，所以你才會「霸佔」，是故「佔領」一詞，語帶敵意，而他們目的就是要以此事作為與政府談判的最後籌碼，以此為行動名目，可謂名不正言不順。戴耀廷還高呼以「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或者如他所言的「和平佔中」，此話誠是貽笑大方！問題在於他憑啥確保行動會和平進行呢？這顯然只是他的主觀願望。若然過程中有人滋事，挑釁執法者，繼而一呼百應，情況失控，又或有人受傷，亦未可料，他作為倡議者，能夠擔當得起後果嗎？難道到時一句「與我無關」便可置身事外嗎？「愛與和平」只是願望，無法保證。「佔中」此犯法的行為何以體現「愛與和平」呢？實在令人費解。此外，日前他們舉辦的商討日，找來八百餘人共議，這就計算代表香港人嗎？再者，只是簡單的一兩次，每次數小時的分組討論，就可以醞釀出政制方案？這叫甚

麼民主呢？另外，其中一位主事者回應特首評論，竟反過來抨擊特首應盡快研究普選方案，而不要著眼於「佔中」這最後一步。這誠是歪理，「佔領中環」是他們高舉的旗號，以此號召，十分明確，怎能不論？你一方面着人「佔領中環」，又說這只是最後一步而已，這是甚麼悖論呢？

明目張膽高舉違法旗幟

更甚者，戴耀廷走進中學，發表演講，美其名發表對「法治」的看法，推廣公民教育，但「佔中」鬧得沸揚，即使不說，學生也會提問。屆時，不知道他會怎樣回應，但「佔中」此舉，無論如何包裝，顯然是犯法的行徑，會否在不知不覺間向學生灌輸有關信息呢？對此，我們不得而知。但教師在處理這類敏感的社會議題時，理應保持中立，列舉正反兩方見解，以讓學生判斷。我們不知道，有關學校如何平衡戴耀廷的觀點？或會否作延伸教育？不然，我們如何確保學生不會被誤導和利用呢？即使學校要以「佔中」作討論議題，大可由老師引導，介紹背景、前因後果，再讓學生分組討論，甚

或設題辯論亦未嘗不可。是否有必要由行動的倡議者現身說法呢？因為，這只會予人為對方設定宣傳平台的感覺而已。無論如何包裝「佔領中環」都是犯法的行為，即使說成「公民抗命」也好，堂而皇之，但歸根結底都是犯法的行為。試想，讓他在學校向莘莘學子宣傳犯法的行為，無論怎樣包裝，怎樣自圓其說，只會打擊學校的聲譽。由是觀之，學校在舉辦這些活動應加倍小心，顧及對學生的影響和學校的形象。



學校要向「佔中」違法行為說「不」。圖為本港中學課堂。